琴台客聚 彥火

誰說文學會死亡？

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，具有不同的年齡：沸騰的童年是歌行；史詩是茁壯的青年；戲劇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。

——巴爾扎克：《巴爾扎克論文選》

2004年杪，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邀請，主講「香港出版與香港文學的出路」。

講座設在該校邵逸夫堂，出席的師生有1,300人。

一個很嚴肅的、關於文學出路的講座，竟然有這麼多人參加，令我大感意外之餘，也有點「枯木逢春」的喜悅。

誰說香港文學會死亡？當年讀化工出身的聯合書院院長馮國培教授向我透露，聯合書院在通識教育中，對於文學藝術這一環是相當重視的。

言談中，我們還談到曾在聯合書院執教鞭的陳之藩教授。雖然陳教授是科學家，但多年來文學創作不輟。他早年出版的、寓人生哲理於美文的《旅美小簡》，更是洛陽紙貴。

2004年11月，時任中國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來港考察，與香港文藝界有一次聚會。在座談中，我提到當局對香港文學的贊助和對文學的扶掖，相對其他藝術如音樂、戲劇、舞蹈的資助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我特別提到，香港作家聯會曾向特區政府提交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倡議書，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一直沒有回應。孫部長為此特別作出回應，指出文學才是原創性的，如果戲劇、電影沒有好的劇本和好的作品，再好的導演和演員也沒用，作為一個有眼界、負責任的政府，對文學應予重視。（大意）

香港的大儒錢穆先生曾說道：「……中國宋以下的民間藝術，只是文學、美術、詩、文、字、畫，一切文化生活向平民日常人生方面之再普及與再深入，因此民間工藝常與詩、文、字、畫有其顯著的聯繫。因此一隻盛飯的瓷碗，他可以寫上一首膾炙人口的風雅的唐詩，或是一幅山水人物畫，多半則是詩、畫皆全。一幅臥床的錦被，也可以繡上幾處栩栩欲活的花、草、蟲、魚，或再題上幾句寄託遙深的詩句。總之，中國宋以下的民間工藝是完全美術化了，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是完全沉浸在詩、文、字、畫的境界中了。」

同年香港作家聯會率先發起聯署、由30多位文化界代表共同倡議在西九文化區籌建「香港文學館」。其中發起人包括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，著名學者羅忼烈教授，何沛雄教授，著名作家劉以鬯、也斯、海辛、陶然，著名兒童作家黃慶雲，詩人犁青，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人曾敏之，報人甘豐穗，教育家王齊樂等人已經先後去世。

正是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這個建議如石沉大海，一直得不到有關當局的回應。一個小小的文學夢，18年竟有12位文化界代表人物抱憾而終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
（「倡建香港文學館」之一）

姚弦雅音 姚玨

藝術與市場

上周，一年一度的巴塞爾藝術展又在香港舉行。這個展覽2013年開始來到香港，至今近十年，已經成為了解當代藝術創作的展示中心和交易市場。儘管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，停辦一年，但這兩年的展會，並沒有受到影響，海外展商即使接受防疫隔離，也專程來港參展，顯示了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。巴塞爾藝術展的研究報告顯示，包括大中華區的亞洲藝術品銷售持續增長中。據悉，今年藝術展中的一些作品在開展第一天就已被買家訂購。

市場的熱火對於藝術發展來說，一定是好事，但如何處理好藝術與市場的關係，又是一個有趣的話題。或許藝術品的拍賣與市場的聯繫更為直接，但我從事的藝術表演和教育，如何在藝術和市場之間找到平衡點，就變得更為重要。藝術如果沒有市場，就缺少觀眾，不能讓更多的人欣賞和樂享，但藝術如果完全倒向市場，就不能真正專業發展，創作流傳下去的經典。

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是我經常演奏的一首經典作品。早在1991年，我20歲出頭的時候，就已經登台演奏，後來我還嘗試用各種跨界創新手法演繹，比如當時第一個拍攝演奏《梁祝》的音樂錄像帶，後來又和香港中樂團合奏，以及與香港舞蹈團進行樂舞合作等等。今年的5月27日，是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首演誕生的63周年。這首名曲當年的產生就不是考慮市場的產物。當時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的慶祝，上海音樂學院希望把西洋樂器和中國傳統地方戲曲文藝結合，學院學生何占豪、陳鋼以越劇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為基礎創作了這首作品，1959年5月27日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演，大獲成功。從民族藝術中獲取力量，融合中西，可以說對於當時的市場都是領風氣之先的嘗試，是從藝術發展本身出發的創新，但最終獲得了藝術和市場的平衡統一，如今，《梁祝》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小提琴作品之一。

我創立香港弦樂團，也一直在尋找藝術與市場的平衡點，比如有些是社區音樂會，有些是專業音樂。我們從事的古典藝術，完全考慮市場是不行的，因為我們要考慮長遠的藝術傳播，要兼顧作品。有些新的曲目首演，是希望介紹給觀眾嘗試，但又不能整場音樂會都是首演，也需要考慮市場角度，知道觀眾喜歡的東西，如何讓他們能夠了解走進藝術，體會藝術的魅力，因此兩者的平衡非常重要。弦樂團成立至今已經9年，我們做不同的嘗試和創新，和不同的藝術家跨界合作，也帶入不同的觀眾，既促進藝術發展，也開拓更大市場。

還有一點至關重要的就是，要找到自己的特色。比如弦樂團是一個比較年輕活潑的專業樂團，所以我們演出的作品肯定要有自己的形象。香港已經有幾家大型樂團，還獲得政府全額支持，香港的本地演出市場又不大，像我們這樣中小型的藝術團體要生存下來不容易，因此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平衡方式。

我們依靠祖國內地的市場，很早就開始進行巡演，去的地方也不只是一線大城市，二三線城市我們也去。因為如果只是選擇一線城市演出，機會就會少很多。我們是年輕的藝術樂團，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裏，而應該不斷尋找機會，找到自身的特色，嘗試新的發展。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季都有20多場外出巡演，這成為樂團的一個特色演出方向。

「千鈞將一羽，輕重在平衡」，歸根結底，靈活應變、善於創新、找到平衡點，我覺得藝術與市場就能夠準確定位，有機統一。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街上飄揚的歌聲

中國內地的電視台製作了不少音樂歌唱比賽節目，每年為樂壇發掘多位「唱將」的生力軍，由於新人輩出，樂壇的競爭愈來愈熾熱，歌手們為了不被「前浪拍死在沙灘上」，無不使盡渾身解數，增值自己的歌藝外，還不斷在衣着方面下功夫，目的是散發「新鮮感」，留住歌迷。

熱愛音樂和唱歌的友人，最喜愛在沖涼時「擘大喉嚨」高歌，自娛一番：「閒時我還愛逛街，在街上或廣場上尋找『賣唱人』的身影，他（她）們的歌藝水準可以直接『出道』，娛人娛己，隨意又自在，廣場上不單止有廣場舞，還有街上飄揚悅耳的歌聲，有一份治癒感，能用『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』來形容。」

在街上演唱多年的歌手說：「每個人的想法都有不同，不過是殊途同歸，都是為生計；有人認為要在熒光幕上取得名與利，所以參加歌唱比賽，以肯定自己的歌唱事業，有人則選擇在不同地域街上獻唱，得到更大的滿足感。雖然有人笑稱不在娛圈當歌手，可避免不必要的『潛規則』，但我個人認為任何職場是無規不成方圓。資源較好的歌手，大可按照自己的經濟能力或其他條件，可以選擇在某個較優越的商場及廣場演唱，甚至自組唱團公開表演，更可直播，當然他（她）們都不乏一群支持捧場的歌迷，其知名度比部分歌手更高，熱力四射的唱跳，而且人美歌甜具備做歌手的材料等，這些都是老天爺賞飯吃的條件；在街上演唱，只要是聽到自己喜歡的歌曲，不論男女老少也會駐足，大家開心就好了，最重要是彼此尊重。」

曾有資深兼名利雙收的歌手這樣說：「音樂及唱歌於我而言似我身上的翅膀，是我身體的一部分，雖然它不曾被看見，卻一直陪我分享喜樂，帶着我奔向希望，眺望着夢想的花開，並且看見光芒！」

百家廊 戴永夏

難忘那些為別人着想的人

在這次跟新冠疫情的戰鬥中，許多醫務工作者離開了家庭、孩子，不顧個人安危，日夜奮戰在第一線上，做着治病救人的工作，着實令人感動。這不禁使我想起往古那些總為他人着想的人……

漢代賈誼在《新書》中，講了一個國王吞吃蟲子的故事：有一次，楚惠王進餐時在飯中吃到一條螞蟥。他猶豫了一下，硬着頭皮將螞蟥吞下肚中，遂生病而不能進食。屬下問他為何而得病？他便說：「我吃飯時吃到一條螞蟥。我若追究此事而不對有關人員治罪，便有損法律的尊嚴；如果追究並加以懲處，那麼廚師等一干人統統要被殺掉。我不忍心這樣做，又怕被人發現說我不依法律辦事，所以就偷偷將螞蟥吞進了肚裏……」

這位楚惠王如此仁德，着實可敬可愛。但他將螞蟥吞進肚裏，卻不值得效法。相比較而言，有人遇到同類情況，卻處理得比他高明。民國初年，軍閥割據。一位高僧受某大帥邀請，前往赴素宴。席間，高僧發現在滿桌精緻的素餚中，有一盤菜裏竟然有一塊豬肉。他的隨從故意用筷子把肉翻出來，高僧卻立刻把肉掩蓋起來。一會兒，徒弟又把豬肉翻出來，打算讓大帥看到；高僧再度把肉遮蓋起來，並在徒弟的耳畔輕聲說：「如果你再把肉翻出來，我就把它吃掉！」徒弟受到警告後，再也不敢把肉翻出來了。

宴席結束後，高僧辭別了大帥。歸途中，徒弟不解地問：「師父，剛才那廚子明明知道我們不吃葷，為什麼把豬肉放在素菜中？我當時只想讓大帥知道，處罰他一下。」高僧說：「每個人都會犯錯，無論是『有心』還是『無心』。如果剛才大帥看見了豬肉，盛怒之下把廚師槍斃或重罰，就是莫大的罪過。這豈是我願見到的？為此我寧可把肉吃掉……」徒弟聽了點點頭，把師父的話牢記心中。還有的名醫，寧可忍受誣陷、委屈，遭人唾罵，也要救人生命，其精神尤為感人。

清朝初年，江蘇常州城裏出了個魏神醫，據說不管什麼疑難雜症，他都能藥到病除，妙手回春。魏神醫何以有如此神通？其實道理很簡單，就在於他醫德高尚。比如，鄉下人到城裏找他看病，他總是先拿點心給病人吃。對那些貧窮的病人，他不但不收醫藥費，還送給他們錢糧。他這樣做，既幫助了病人，又提高了醫術。因為鄉下人進城看病，要走很遠的路，一定又累又餓，所以血脈十分紊亂。若是此時把脈，難以準確診斷出病症。而給他點心充飢，讓他休息一會，他的脈象就穩定下來，這樣就能把準病情的細微差別，從而精確用藥，藥到病除。而貧窮的病人體質都比較虛弱，無法發揮藥物的作用。不收醫藥費又送給他錢糧，就能減輕他的重負，使身心都得到調養，從而促使他早日病癒……魏神醫這種以醫德促醫術的方法一以貫之，他甚至甘願為此蒙受不白之冤。

有一次，魏神醫到一個危重病人家看病，他走後病人枕頭下放的十兩銀子不見了。那銀子是病人的兒子剛剛借來，預備給老人請醫生買藥用的。病人的兒子聽信了讒言，懷疑是魏神醫偷了，便捧了一炷香，跪倒在魏神醫的門前。魏神醫很奇怪，問他這是幹什麼？病人的兒子委婉地道出了疑情。沒想到，魏神醫聽後痛快地承認了下來，並說：「確有此事，因我有急事需要銀子，手頭一時不便，就悄悄拿了你家的銀子應急用了。我本想今天去給你父親診脈時，再偷偷地放回原處的。」說完，他拿出十兩銀子，交給了病人的兒子。這一來，街上圍觀的人都驚呆了。他們本以為魏神醫道德高尚，不想他竟會如此卑污。一時間，對魏神醫的非議之聲傳遍大街小巷。然而，魏神醫卻神態自若，毫不在意。半個月後，病人痊癒。在徹底清掃病床時，在褥子底下發現了那十兩銀子。於是，羞愧難當的父子倆又跪倒在魏神醫面前，父親痛哭流涕地說：「我們家的銀子並未丟失，是我的兒子誣陷了先生。今天一則來送銀子，二則特地來向您請罪。」魏神醫將他們拉了起來，好言相勸。 病人的兒子十分不解地問道：「先生，我那天聽信讒言誣陷了你，你明明沒有拿銀子，為何甘願蒙受罵名呢？」魏神醫說：「你父親的病情正在緊要關頭，若找不到丟失的銀子，一定傷心絕望，邪火上攻，病情會急劇加重，很可能一命嗚呼。所以，我寧肯背上罵名，也要挽救他的生命。」父子倆聽了萬分感激，磕頭不止。

人生在世，誰都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，任何人都要依賴於他人的存在而生存。這就決定了人在處理自身與他人、與社會的關係時，不能只考慮個人利益，而必須同時考慮他人和社會的利益，多為他人着想，盡力去幫助或保護別人。這既是可敬的美德，也是高尚的義務。惟其如此，社會才能更加美好，人生也才能更有意義。在這方面，許多「時代先鋒」，傳承了古人的美德，融入了新的觀念，為我們做出榜樣，雷鋒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他曾說：「我覺得自己活着，就是為了使別人過得更美好。」他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正是他的榜樣力量，影響了整個社會，助推了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的時代新風。而這種新風，也使過去只有少數人具有的「多為別人着想」的傳統美德，得到進一步的繼承、發揚，使之更具群眾性和普遍性，也成為更多人的自覺行動。

其實，一個人為他人着想，也是為自己着想。當一個人做事的時候，如果事事都以他人為先，不過分計較自己的利益得失，必定也能夠得到他人的尊重與回報。如上面所說的魏神醫等人，他們屈己救人雖然讓自己受了委屈吃了虧，但他們卻贏得了尊重、贏得了聲譽、贏得了千古美名，這是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又何嘗不是這樣？所謂「贈人玫瑰，手留餘香」；「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」，都是講的這個道理。我們善意地對待別人，自然也會收穫善意，得到善報。正如美國著名的心靈導師卡耐基在《人性的弱點》一書中所言：「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，了解別人心裏想着什麼的人，永遠不用擔心未來。」因為這樣的人，總能「得道多助」，他的前途總是光明而美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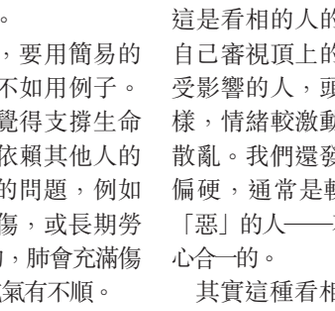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舊日的足跡

那天，跟舊拍檔一起去做訪問，那是因為訪問的對象跟我熟絡，反正自己的工作不那麼忙，便陪舊拍檔一起過去。地點是在鰂魚涌，他怕我不知道怎麼去，還教我怎樣去更方便。

我告訴他那是我第二份工作的地點，鰂魚涌華蘭路，太熟悉了，儘管那裏已變成寫字樓林立的社區，但仍有一些舊日的足跡可尋！想起往事總有特別感覺！一個對於住九龍的我，當年獨自去到那麼遠上班，心中忐忑呀！那時候剛開始返報社工作，每天的行程安排是先去廣播道五台山採訪，完了坐巴士坐船再坐巴士返報社，是很轉折費時的，報社設在華蘭中心，在這工作了很多年，所以至今記憶猶新，經過那裏恍如昨天。那時因為剛入行不久，算是新手了，所以樣樣都要學，由頭學到尾，採訪、寫稿、沖菲林、曬相、入菲林，幾乎每個出外採訪的同事都要學會一條龍。

其中入菲林便很深刻，因為每日要用的菲林很多，報館不會買獨立包裝的菲林用，而是一大卷一大卷由記者自己一筒筒捲，怎麼捲呢？同事教我用黑布袋，布袋有兩個伸手入去的橡筋口，周圍便密封，先把大卷菲林放入黑布袋，再把捲菲林的圈子放進去，然後把菲林筒的芯放入去，我便伸手入去摸，然後在大卷菲林中捲入小菲林芯，大約捲到差不多30幾張，切斷菲林，再用筒蓋好，便算入了一筒，一天大概入兩三筒作第二備用。之後走入黑房沖自己當天用過的菲林，摸黑地用快速藥水沖出菲林片，再吊起菲林等吹乾再曬照片。



◆一張我影、沖、曬一腳踢的舊照，杜平、芳芳和霖哥在錄影廠內合拍。 作者供圖

大家看我寫得那麼複雜，也未必明我所講，總之我在華蘭路上班便學會這些皮毛，算是可以應付工作了！

因為上落工廠大廈，地點又較遠，晚上下班只好拉着同事結伴行，也難為做編輯的同事，他們比我們收得更晚，不過人還是要適應的，只有常常互相叮囑，也請男同事陪伴女同事一起收工。那年代充滿人情味，老闆對我們亦很好，晚餐報社包飯，晚上6點包飯叔叔擔着五六樣餸，一大煲飯送來，全報社一起開飯，同事都喜歡吃包飯，因為很有住家飯的味道！包飯叔叔會等我們吃完收回食具回去洗乾淨明天再用，絕對環保！

重遊一次舊地，想起當年！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身體的祕密語言

近期看一本書叫《身體的祕密語言》，目的是教大家從病痛中聆聽自己身體的訊息，自尋療癒。表面上，突如其來的生病原因不離二：休息不夠，或亂吃東西。至於長期或慢性的病，一是外邪，二是情緒，大家也會同意。而這本書當然主要是說後者，情緒何來？就是你自身的心理、情感、靈性跟這世界互動之後，所得出的結果，一切都反映於身體上。

看過不同的理論，要用簡易的方法去講解的話，不如用例子。對生活感到無力，覺得支撐生命很辛苦的人，想要依賴其他人的人，大多會有腳部的問題，例如膝頭或腳踝，會易傷，或長期勞損。心裏常有憂傷的，肺會充滿傷心情緒，常有氣喘或氣有不順。

自然療法說孩子問題時，也常說到這些類似例子，例如有哮喘的孩子多是有口難言，有抑壓的情緒，父母可以審視一下家庭關係對其影響。有一醫師說過，常有鼻敏感的人，是有壓抑着的眼淚，心有不甘，很想哭但不能哭，眼淚唯有從鼻流出來。聽起來像扯得遠了，但的而且確，當你留意有長期鼻敏感的人，性情多有軟弱的部分。這本書可能解答到這類困局。

近期朋友A提起B的情況，B的頭髮很軟，看她髮絲柔弱，就可知她是易被人操控，常被欺負。這是看相的人的智慧。大家可以自己審視頂上的頭髮來，果然易受影響的人，頭髮也是易捲易走樣，情緒較激動者則是頭髮容易散亂。我們還發現有些朋友頭髮偏硬，通常是較堅強，但也是較「惡」的人——不得不說，真是身心合一的。

其實這種看相理論，的確是和《身體的祕密語言》一念相承，這本書有台灣中譯本，大家有興趣可以買來看看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花落無人嗅

端午前後，暑熱初至。早起還是天藍風清，才吃中飯，釋放鬱熱的漣漪，便從無遮無攔的海面，一圈一圈擴散到人煙稠密的街區。出門抬頭看天，雲朵肥厚綿白，一大團擁簇着一大團，有的包裹着對面山道上細高樓宇的頂端，有的飄浮在龍虎山起伏蜿蜒的山脊上，還有一朵，正巧經過卑路乍街的十字路口，端端正正罩在穿巷而過的叮叮車上，像是在漫畫裏隨意定格了一秒鐘。白雲鋪排不到的地方，天藍得賞心悅目，熱也讓人揮汗如雨。沒走多遠，已是汗濕後背，人畜暈浪。有隻腿短毛黃的秋田犬，仰天癱在路邊的紫薇樹下，呼哧呼哧吐着氣，看樣子也是熱得不想動了。牽着狗繩的高個子男生，接連扯了幾下繩子，見牠仍無動於衷，便順勢坐在樹下長椅上，低頭悶悶地盯着手機。

還未聽蟬鳴，夏天的焦躁已登場。樓上人家的冷氣機，今年管道漏水情況愈發嚴重，每日入夜的滴滴答答，升級成了叮叮咚咚。徹夜無歇的打擊樂，在枕邊的窗口奏響。若不是困極了，是不容易做到充耳不聞。大廈的保安很敬業，專門上樓去做了溝通，仍未見成效。「冷氣機滴水，唔單止乞人憎，仲係違法，而且要罰款嗦！」這段經典的政府廣告詞，在香港可謂家喻戶曉。去年僅僅大半年的時間裏，食物環境衞生署接獲的冷氣機滴水投訴，便超過了1.5萬宗。最高罰1萬元每日加200元的法律阻嚇力，在需要專門抽出精力，應付這等家務瑣事的情緒面前，多多少少還是有些蒼白。聽着強有力的叮咚聲，夜夜輾轉反側之際，倒不為鄰居的荷包擔憂，而是怕水滴無休止敲打的窗台，過不了這個夏天，就可能要生生被擊穿。

今年的鳳凰花，也寥落得叫人惋惜。花苞尚未出齊坐穩，便遭遇老天爺連番的冷嘲熱諷。5月初，先是風雨連綿，市區氣溫驟然降至17.1度，創下香港百年來5月最低氣溫。緊接着又是一連幾日艷陽高照，溫度驟然飆升。瞅着天氣稍微有些和煦，趕緊出門去探訪那幾株生在港島南的鳳凰木。不出所料，枝頭青綠，落花委地，鳳凰去亦。黏在地上多日的花瓣，早已艷麗不存暗紅入土。嫩箭初抽，偏逢倒春寒，含苞待放，又遇風雨大作。生不逢時，誰的青春不是一場匆匆的驟雨。泥土尚未浸潤，雨季轉瞬即逝，空留一地乾涸，感念不能恣意生發的時光和命運。高考臨近，朋友圈裏多位長輩照例發出慨嘆，家庭出身和文革阻斷的高考，釀成了時運多舛一生暗淡的癥結。在家啃老的新世代年輕朋輩，則抱怨着競爭激烈形勢跌宕，謀求一份安穩平和的生活，竟也成了奢望。突如其來的疫情疊加時代的挫磨，落在一個人頭上是不幸，落在一代人頭上，便是奮進路上不可或缺的磨礪。

踏入6月，又到年中，時光匆匆的迫切再度襲來。青春本不多，疫情又半年。困坐愁城，每天的軌跡輕淡重複，像雨水刷過玻璃，看着溝壑縱橫，千頭百緒，卻經不起陽光微微一笑。所幸，運動不曾鬆懈，閱讀見縫插針，手上的工作也盡心盡力。偶爾和專注學術的朋友，聊起家庭生活繁瑣和科研突破不易之間的糾葛和牽絆，忍不住在心裏咂摸，自覺壯志未酬的學人，每每看到錢鍾書和楊絳琴瑟和鳴的神仙往事，再低頭看看自家寸功未建的慘淡經營，不知會不會對眼前的妻和子瞬時心生不滿。將己之無所獲歸咎於家庭之苦、世務所煩和懷才不遇，向來都是中國文人最擅長的戲碼。

為疫所困，3年未歸家。牽念庭前萱草葳蕤，階下玉簪豐美，唯有一句平安康健，遙祝今日生辰的母親。